

庄稼地里的战争

□胡家胜

土地下放到户那一晚，只开花不坐果的沙子窝就注定是汉子的。当汉子颤抖着手伸向阡陌的那一刻，就想到了沙子窝。那一刻，汉子的手指偏巧往左一拐，只一拐，那块谁都嫌弃的庄稼地便被汉子夹住了。汉子夹住的仿佛不是一块地，而是一朵开败了的花，一个失去了青春容颜的妇人。汉子想，这是命，就像自己，命中属土，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。

村长有些歉疚，说谁抓了沙子窝都有些亏，把傍地的箭竹岗搭上吧。村里的土地在汉子的无声中分掉了。幸好是汉子，一个大伙公认的勤劳本色的庄稼汉。

自然，女人有些不依，说那地也能长出好庄稼？还要我这个下崽的女人干嘛？女人正值中年气盛，饱满的奶子喂大了一双儿女。汉子不敢吭声，他蹲在地上狠劲地剖篾抽烟。女人再说的时候，汉子嘟哝道，我看上的不是沙子窝，是傍地的小土岗。女人没好气地说，那是埋人的黄土岗，我看你是想埋在那里。

汉子认死理，他说身上有的是力气，睡一晚又会长出来，只要肯使力，就能长出好庄稼，人哄地皮，地哄肚皮。那个冬天，汉子吃住在沙子窝，他把箭竹岗的土一担一担挑到沙地里，足足堆了五寸厚，然后进山烧草木灰，往地里撒了一层厚厚的灰土。开春的时候，又挑去无数担猪牛粪。沙子窝变成了肥窝子，女人脸上这才有了阳光，把腊肉和荷包蛋蒙在汉子的碗底。

雷打惊蛰。汉子和女人择了最饱满的玉米种子，在一个晴天烈日里打穴、下种、施肥，最后连那金色的阳光一同埋进了土里。夏日，玉米地荡漾着一片油绿，微风拂动的叶片沙沙地歌唱。阳光下，野草疯长，玉米疯长，情歌疯长。那些年头，是庄稼人最开心的岁月，庄稼地里有了久违的歌声和笑声。一进入秋天，满山遍野的玉米标出了天花，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浓郁的花香。不久，玉米开始抽穗灌浆，壮得像水牛的犄角。这时，一个丰收喜悦的秋天就来到了。

那年收了三十挑苞谷。望着金灿灿的苞谷，汉子觉得日子开始饱满了。

后来，庄稼越种越不合算了，就像土地越种越瘦，土壤越来越板结。女人说，农药、化肥、种子涨价，三级上交，各种提留，孩子入学，看病就医，土地养不活人，这地没法种了，你去打工吧。汉子听了，一脸的无奈和惆怅。汉子说，再看看吧。看什么呢？历朝历代，最苦最不值钱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。

汉子想了许久，对女人说，种辣椒吧，去年辣椒卖了好价钱。汉子对土地的感情就如对自己的女人，只要活着，就得去耕种，不能任其荒芜。

汉子在地头播下一块辣椒种，用薄膜覆盖了，然后就去整地、掏沟、打畦。他把地整得又细又匀，把沟掏得又直又深。一畦畦土地其实就是汉子流下的一畦畦汗水。等待辣椒秧完全栽下的时候，汉子的腰有些直不起来了，夜晚便听见他的咳嗽和翻身时的呻吟。女人心疼不已，握着拳头捶打着汉子的脊背。

辣椒比玉米娇气，侍弄辣椒就更耐心细致。浇水、施肥、锄草、喷药，每一个环节都很讲究，弄不好就会花落果掉、株损身亡。汉子每每发现地老虎，便碾成一滩稀泥烂汁。见到枝叶上的青虫一把捏死。遇上打屁虫，将其捉住，关进一只透明的小瓶内，看着它们自相残杀、饥渴而终。

辣椒开花了，挂果了。汉子多么希望天气晴朗，要不然长时间的雨水会使到手的辣椒烂在地里。这时候，汉子的祈祷便会成为一种煎熬，直到太阳露出笑脸，汉子的脸上才有了暖意。

辣椒大获丰收，汉子盼望的小贩却没有出现，只得同女人一道上县城将辣椒廉价处理掉。汉子买了两个包子，自己一个，给女人一个。对于土地的爱恨只有庄稼人体会得最深刻。土地长不出好庄稼，一年的汗水付之东流，庄稼人只能在心底淌血。粮食不值钱，土地就得改种。对于种什么，他们很难把握，往往只能靠碰。种玉米，玉米贱了；种辣椒，辣椒贱了。老天爷仿佛专门与他作对，汉子很少碰上好运。

汉子决定种烤烟。烤烟种好了，当地政府有奖励，对于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汉子来说，只要战场还在，心里就是莫大的安慰。汉子开始新的战略转移，筹划着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。

沙子窝靠不住，那是一块种锈了的土地。烤烟打生，汉子盯上了箭竹岗，决心开垦一块火畲地。于是，他磨亮了弯刀，新打了锄头，在那块竹鸡与斑鸠出没的林地旁搭起了芭茅棚。炊烟升起来了，跟他来的那只苍老的黄狗，替他看家，陪他说话。他花了半月砍倒那些竹丛和荆棘，让太阳暴晒，然后一把冲天火炼了地。汉子捧着肥沃的灰土，似乎看到了一匹匹金黄的烟叶。他开始翻地，把那些盘根错节的竹根纹断挖出，拢成一堆，不给它们以复活的机会。他在箭竹岗苦战了一冬，昔日葱郁苍翠的山岗翻天覆地了，变成了一片黄土。

汉子组织了最有力的后勤保障，借了贷款，购买了种子、烟肥、农药，盖起了烤烟棚。他组织了精兵强将，叫上了女人，聘请了技术员。他像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，开始运筹帷幄。

烟苗青郁，长势喜人。汉子开始盘算着这一季的收入，弄得好，少说也有两三万吧。他像一个输光的赌徒，寄希望于最后一搏。

眼看着哗哗的票子就要到手了，不想天就下起了雨，哗哗的大雨，连续下了半月，中途还夹着冰雹，烟叶被击穿了，枯烂了，水土流失了。汉子面对着黄土地跪了下去：天啊，怎老与我们庄稼人作对？怎不给我们庄稼人一碗饭吃？这时，一道闪电划过，头顶竟然轰隆隆响起惊天动地的雷鸣

布兰登也会长大

□原著：伊莱兹 邦妮 [美国] 编译：郑羽秀

布兰登上小学一年级的第一天，我送他到教室门口。

我想要离开，但是布兰登大哭了起来，他的眼泪使他看上去就像是一块从汤里捞出来的肉。教室里全是小脸蛋，当然还有很多新背包。菲利普斯夫人无奈地耸着肩，她在这所学校是非常受尊敬的，她说话的声音非常温和，所有人都说她是孩子们的头脑大师，她可以走进任何一个孩子的心里。在今天之前。

菲利普斯夫人也无法让布兰登安静下来。她尝试着将布兰登抱进教室，但布兰登就像是一只紧紧抱住草莓的蜗牛，菲利普斯夫人怎么也不能将他抱起。教室里的孩子们都看着我们，我觉得有些难堪，菲利普斯夫人叹了一口气说：我必须要用大一点的力气，我希望你不会责怪我，我只是想告诉你，布兰登也是会长大的。

我点头。菲利普斯夫人再次弯下身来，用上了更大的力气，终于将布兰登从我的大腿上抱走了。他在菲利普斯夫人的手里就像是一条刚被捕捞上来的鱼，剧烈地挣扎着，菲利普斯夫人对我说：你离开吧，请你相信，布兰登也是会长大的。

因为我们离学校很近，他是唯一一个不在食堂里吃饭的人。第一天，他回家吃饱饭后，就不想去学校了。我必须送他去，然后他再次在教室门口哭，菲利普斯夫人又再次将他抱进教室。不过这一次，他很高兴就把布兰登抱走了。第二天，布兰登在回家的时候，告诉我他有了新朋友。吃早饭以后，他从椅子上下来，让我送他去学校，他想尽快回到学校找他的朋友。

我把他送回去，我看着他找到他的朋友，然后离开，他很高兴地对我说 再见。我为他感到高兴，

但也为自己感到难过。原来我的孩子居然也能那么轻易地离开我。

布兰登在他的世界里快速地成长着，我每天都在他的世界之外快乐地欣赏着。有一天，我替他收拾行李，我往他的行李箱里装了好多东西，布兰登皱着眉头说：行了，妈妈，我只是要去波士顿上班，我不是要离开这个国家，我会每周都回来一次的。

我笑了，我说：孩子，在我心里你一直只有6岁。

妈妈，我23岁了。布兰登拥抱着我，然后他拉起箱子，转身离开了家门。

我突然流泪了。他6岁时，我努力地想要他从我的腿上下下来，现在我又多舍不得他离开，但他必须要离开，因为正如菲利普斯夫人所说，布兰登也是会长大的。

说话也是一种修行

□张培胜

有一次，觉真法师带着三个弟子到北京出差。到北京后，觉真法师走在前面，带着三个弟子来到一家宾馆门口。门口站着一个帅小伙，穿着干净的礼服，直直地站在门口，见法师一行进来了，他面带微笑，恭敬地低头行礼，欢迎光临！请进！随后，用手作出欢迎的姿势。这时，觉真法师站在门口停了下来，对小弟子，身子向前微倾，回个礼，并说了声 谢谢你！

晚饭时间，真觉法师一行四个人来到一家素食馆，由于就餐的人多，服务员上菜有点慢，有个弟子就急了，对站在一边的服务员说：快点嘛，我们吃完饭，还有其他事做！服务员弯下腰对这个弟子，微笑着说，对不起，请各位久等了，今晚就餐的人多，上菜是慢了，我现在去厨房提醒上你们的菜。说完，她轻轻地带上门，脸对着房间退了回来。后来，菜陆续上齐了，等大家吃得差不多了，觉真法师按惯例开示了，说道：刚进门的时候，我向门口的小伙说 谢谢，并回礼，但你们三个没一个回礼和说 谢谢的。小伙子对每个客人都重复一句话 欢迎光临！请进！，多不容易呀，他在说话，也是在修行。还有，刚才你们催服务员的态度就不对，说话要心平气和，语气委婉，请别人做事，要说 谢谢，对人要礼貌。服务员的工作也不容易呀，我们说着，他们听

着并礼貌地解释；我们喊着，他们跑来微笑向我们解释，话中含着谦卑。从这个角度上看，门口的小伙和服务员的说话都是在修行，所以，我们要理解和尊重他们。

弟子们听了真觉法师的教导，惭愧地低下头，大家表示，以后要把说话当成一种修行来对待，对人有礼貌，努力做一个真正的品行端正、受人欢迎的弟子。

人际交往中，我们对他人的尊重，直观地表现在说话上，说话也是一种修行，是一门学问，需要智慧，更需要品行，而品行只能在平时的修行中得到。



牧归 苗青 摄



苗青 书

夏日观荷律诗一组

□田新民

七绝 赞荷
日晒汤蒸挺傲姿，蝉蛙诱腐计无施。
欲知纯洁何难得，要待田塘出藕时。

七绝 崇荷
虽因塘中志不衰，不妖不媚自成才。
冰清玉洁非凡体，慧眼观音作座台。

七律 咏荷
美如仙子露芳容，淤出无污有绝功。
玉骨成于清水濯，冰肌锻自赤阳烘。
蛙登荷叶摇珠碎，蝶戏苞间恋香浓。
碧梗霏濡千杆笔，藉风妙绘一湖虹！

七律 赏荷
荷花村里赏荷花，夏日熏风满目华。
碧叶卷翻千柄伞，红莲绽放百重霞。
玉盘承露滚珠子，簪梗停蜻竖尾巴。
十里香飘蛙鼓乐，仙姑塑像美无瑕。

龙尾巴，村名也。为张家界市武陵源区协合乡辖。

此地以龙尾巴名，其由来已久矣！

据清道光三年修刊《永定县志·山川志》载：永定城东有青龙山，其山势如龙，起伏迴环，绵延百十里，相连青岩山。据传，明永乐中青龙山旁建普光禅寺，某地理先生曾沿青龙山脉一路踏勘，得知此山脉直从永定城东龙头至子午台，至洞湾，至郑家坪，至古榔垭，至化龙岗，至杨家垭，至此地为尾也。因其为名。

龙尾巴为昔之青岩山之一隅，今之武陵源主景区之入口。其风光旖旎，地灵物华，气象万千。

余观龙尾巴乃 仙人坐台 之地也。其龙尾一山矗立，如龙之尾翼护卫其后，而前则有青峰环列，如僧群如万众礼拜也。龙尾巴人逸居其台地间，受万峰拥戴，沐佛光甘露，采日月精华，其不如仙乎！

汉时有张氏名子房者，辞留侯而不仕，拒厚福而不享，寻赤松子而至此。遂以青峰为伴，以花草为食，隐居而至终老矣！留侯者，智人也。其能得后世交于此地，足见龙尾之异而超乎寻常者也！

龙尾巴记 (外一章)

□覃儿健

明有乱世英雄名向大坤者，于四川兵败明将傅友德后，携至德、至道、至善三子，高蹈远引，游走湖南辰、常诸地，后，于龙尾巴之天子洲，吹角齐军，建邦立帝。后虽被逼死于神堂湾，然其能选定以龙尾巴作为 天子之地，足见此地之重而重于寻常者也！

古往今来，龙尾巴多有文人逸士者流到此访古觅胜，现龙尾巴奇山秀水间多存遗迹。

今，耳听百鸟之合鸣，余竟乐而忘返，记不清岁月几何也！

三十余年后，余受邀再上龙尾巴，但见其山水依旧而新村已不知南北矣！宽阔的马路穿村而过。宽阔的马路如一条民俗文化长廊，两旁有古风廊亭，有诗意图林，有处处文化石刻。村中农舍已全部实施风貌改造，其土墙青瓦，廊轩木格，尽显土家民居风情也。更有那客家客栈，或以留侯名，或以子房名，古朴而雅稚。客寓其间，感越千年而近古人也！

时逢盛世，国强而民富。龙尾巴人乘乡村振兴之东风，全力进行美丽乡村建设，而使古村变新颜也！

古梓传奇

龙尾巴又称梓木岗，盖因村中一古梓木而得名也。相传明洪武年间李、邓二姓人家初居此地，曾为地界发生争执。后经友好协商达成一致，并由李、邓两家合栽此梓木一株以为界树。栽此木时，两家共出三百饼桐枯作基肥。后每年又合施土杂肥三百石，经百十年未曾间断。

此木得茁壮成长，其枝繁叶茂，势若参天。自栽下此木后，两姓人家和睦共处，亲如一族，且发人发家，物华而天宝也。龙尾巴子孙皆称此木为吉祥树！此木经数百年而不衰。某年省林业厅某专家来龙尾巴考查，知此木高二十余米，周长七米余，年轮五百余，称其为湖南梓木王哩！

然则凡物皆有其寿，此木亦如是也。2017年春，古梓忽花开满树，秋后落下满地籽实。第二年，古梓树下长出了满地梓苗，而古梓却再没发芽。古梓木寿终谢世。遍地幼梓茁壮成长。龙尾巴好运绵延也。